

皇
明
文
衡

皇明文衡卷之六

奏議

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王

皇帝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什碑臣

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非不萌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旣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睹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

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
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
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
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宣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
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
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

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然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鈔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

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蠢駘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
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
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
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
曾替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
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
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
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
寺閭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
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

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
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
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
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
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
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
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
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
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
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
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因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

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
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
也且染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
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
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
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父之福神不
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
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
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

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 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

趨媚劬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

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

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

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

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 天怒者哉 陛下進

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

明行脩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矇而或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槿嚙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
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躬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
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是故賢者羞
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
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膀官人沒商量
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
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
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
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享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
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

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
顧長幼之民掉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
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
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
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矚之矣然
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
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
惰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
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謂衆以神仙爲徵應
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佑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路

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僞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極其困

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
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
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晏安隳名城
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
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
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
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
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
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凶凶之罪止于

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
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听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
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
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
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
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
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跽曲拳於進退
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
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
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
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寬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

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
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
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
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污
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
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
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
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
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
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
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
天之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懼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

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爭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事枉寃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論考較錢糧封事

鄭士利

前月九日欽遇 陛下渙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盛舉也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較錢糧事未有言者意者當 陛下赫怒之餘故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何